

胜利

(苏)亚·恰科夫斯基著

第二卷

胜 利

第 二 卷

〔苏〕亚·恰科夫斯基著

施 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

ПОБЕДА

Книга вторая

本书根据«РОМАН ГАЗЕТА», 1980, № 18

Москва 版译出

胜 利

第 二 卷

〔苏〕亚·恰科夫斯基著

施 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875 字数 199,000

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2,000 册

书号: 10138·501 定价: 0.89 元

内 部 发 行

目 次

第 一 章	久别重逢	1
第 二 章	“德国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概念?” . . .	49
第 三 章	“伏尔夫之谜”	84
第 四 章	巴贝尔斯贝格之夜	98
第 五 章	“意大利方案”	114
第 六 章	格罗夫斯的报告	140
第 七 章	波兰问题	158
第 八 章	“驴皮”	188
第 九 章	又逢查理	220
第 十 章	波兰问题(续)	240
第 十 一 章	“鸡尾酒会”	261
第 十 二 章	“我说的全是实话! ……”	290

第一章

久别重逢

他仍然呆在门口，此人同我似乎早已忘记，然而在明白了是谁给我打的电话以后迅即想起的那个查理·布赖特，已经判若两人。

现在，在泰利饭店我的房间门口站着的这个人，只是依稀使人想起昔日的查理。三十年前，当我在记者如潮的柏林加多机场和他邂逅相遇的时候，他年轻，活跃，成天嘻嘻哈哈，耐不得半刻的沉默。

可我眼前的布赖特却是另外一副模样。当年亚麻色的头发抹上了一层灰黄，曾是布满雀斑的稚气的脸上刻着许多深陷的皱纹。

是他明显变老了？是的，毫无疑问。然而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。布赖特毕竟未到老年。他的外表不仅苍老，而且疲惫、萎靡。甚至连他那件布上衣也象从别人身上脱下来的，因而他把它穿旧了都不觉得它早已褪色发白了。只有别在上衣贴袋上的绿色玻璃纸牌牌在闪闪发光。

查理那双过去时而沉静、安详、欢乐感人，时而冷漠无情、严峻凶狠的蓝眼睛，如今在我看来也已黯然失色。

总之，这是查理·布赖特，却又不象查理·布赖特。

“我们见面，你感到不高兴，马依克尔？”他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。这声音听来喑哑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。

我振作精神，终于从往事中回到了现实。尽管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头发斑白的美国人和青年时代的查理·布赖特很少相似之处，可他毕竟就是那个与我有过许多来往的查理。他找到了我，一个青年时代的熟人来到了这里，而我却木然站着，一言不发，暗自感慨着他的衰老，仿佛我自己在这三十年间变得年轻了似的……

“你好，查理！”我几乎在叫。“你站着干吗？快进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……”

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使劲地把他按到圈椅上，好象他要反抗似的。

久别重逢，按理应该寒暄一番，说上几句客套话：“啊，你好吗？……日子过得怎么样？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……”可我仍然没有作声。也许，查理会想我真的讨厌这次见面。然而，事实绝非如此！查理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我，并且现在就在这里，在我的身边，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我仿佛觉得在这个衰老——不，不仅外表衰老，而且内心枯竭——的人的背后，有个年轻的布赖特在打量我，那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反复无常、天真烂漫而又诡计多端、精打细算而又慷慨大方、乐观愉快而又痛苦忧伤的怪人……

见鬼，一晃就是三十年！……也许，查理这会儿也在思考：假如在街上相遇，他是绝对不会认出我的……

抛开这些哀伤的慨憾吧！我们重又相逢了，这才是最主要的！

究竟从哪里谈起呢？

在这种场合，盎格鲁萨克逊人往往请人喝上一杯。可惜，我身边什么酒也没有。假如我的预算许可的话，我一定打电话要一瓶苏格兰或者美国的威士忌。也许，请查理喝杯咖啡？……

“看来，你对我们见面并不高兴？”布赖特沮丧地又补问一句。

“你说到哪儿去了？”我急躁地反驳。“亏你想得出来？！”

尚未见面的查理一个电话便使我回到了“创世记”之初的日子，更何况现在在我面前的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·阿伦·布赖特先生。

根据那块和我一模一样的绿色玻璃纸牌判断，他也是在赫尔辛基新闻中心办过手续的特派记者。他的到来猝然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想，因此，我迟迟不能清醒过来。

“请你原谅，查尔斯，”我终于开口说道，“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好像回到了过去……我们的青年时代……回到了波茨坦。我很难摆脱那些回忆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还是从前……懂吗，从前的那个模样……”

“我老得挺厉害吧？”布赖特苦笑着问了一句。

啊，我的天哪！难道我得让他相信，他没有变老！难道我从猛然想起的那个欢乐、愉快、痛苦、可怕，然而充满希望的世界中回来，是为了毫无意义地寒暄一番！

“你在想些什么，马依克尔？”布赖特见我沒有回答，又问了一句。

“你看，查理……从大学时代起，我就记得一个冰岛的古

老传说。”

“什么传说？”

“具体细节我已经忘了。只记得似乎有个半是海盗的商人出门航海，待等他回到故乡，他发现那里全都变了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没有人来迎接他。他大喊大叫：‘我母亲在哪儿？我老婆呢？还有我的孩子呢？……’这个小地方的居民一向彼此非常熟悉。他们全都回答说：‘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些人！他们什么时候住在这儿的？……’原来，这位半是海盗的商人在海上漂泊的一年里，岸上已经过了一千年。查理，我们还是上岸去吧……”

“上岸去变成一堆骨灰？”布赖特问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十分生硬。

我感到惊讶，他居然知道这个传说：在尾声中，半是海盗的商人刚一跨上海岸，真的变成了一堆骨灰。这在布赖特身上可是件新鲜事儿：根据我的记忆，他尽管自信，却是个胸无点墨的小伙子。“叔比化街①……”

“你回国以后干什么来着？”我问。

“一言难尽。”查理耸了耸肩膀。“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新闻学院。那个时候当过兵的可以拿到津贴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我不解地想道。“多简单哪！两句话就概括了三十年的经历！”

“想起波茨坦吗？”我问。

“很少想起。”布赖特不知为什么皱起了眉头。

① 指布赖特文化不高。见《胜利》，第一卷，第283页。——译注

我仿佛觉得，他有意要把自己和我以及我们过去共同的经历分隔开来。

“这些年你究竟过得怎么样？”我重又问道。“我想，你结婚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祝贺你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让我想想……珍妮？”

“是她。”

“有孩子吗？”

“一个儿子。”

查理从上衣胸袋里掏出一只皮夹，打开以后，把它递到了我的面前，那动作仿佛在向哨兵出示通行证：

“你看。”

夹在玻璃纸下面的一张不大的相片上，紧挨查理的是我以前曾在巴贝尔斯贝格见过的那位姑娘，中间是个七、八岁的男孩。这张相片看来已经很老了：查理和珍妮的模样都还十分年轻。他们是在一个小游泳池边上留的影，背景是一幢带凉台的仿佛印度式的平房。这一切显然都是布赖特的家业。

查理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，我甚至觉得这目光中包含着挑衅。也许，他想在我面前炫耀自己的财产？显示一下自己一生的成就？

“你在哪家报社工作？”我问，一边把皮夹还了回去。

“《园林晚报》。你知道这份报纸吗？我负责国际版。”他用明显的挑衅口吻加了一句。

“哎呀！”我想。“看来，查理确实混得不错哩。这小子从前就有一股记者的钻劲，况且精力充沛。这是一个美国的产

儿，牛仔和商人的奇妙结合。一旦需要，他会拉你一把，但也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利益！对他来说，这三十年显然没有白白浪费。他不仅变老了，而且看上去还多少学到了一些本领。《园林晚报》尽管名气不大，但我略有所闻，似乎那是一份非常反动的报纸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象查理·布赖特这样的脚色不去那里，又能上什么地方工作呢！总不至于到共产党的《世界日报》去干吧！”

想到这里，我兴奋的情绪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我本能地感到一阵厌恶。我无法说清其中的原委。布赖特似乎一直在炫示自己的能耐。“从前你认为我只配给老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跑腿，摆弄摆弄照相机，”他仿佛在这样说。“可现在我自己当了老板，你看见了？！”

“那么你呢，马依克尔？……你过得怎么样？”查理问道。这次他的口气变得非常亲切，我不禁感到羞愧。说真的，我何苦生他的气呢？事实上，他说过什么得罪我的话了？

我微微一笑。摊开了双手。

“我既没有房子，也没有游泳池，更没有当一个部门的头头。”

“算了吧，马依克尔，我不是问你这些。”布赖特真诚地埋怨说。

“请原谅，查理。我不过是说了句笑话。我确实为你非常高兴。”

“谢谢。不过，你能不能谈谈自己的经历？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“一直在工作，就象俗话说的，既没有青云直上，也没有

降职处分。”

“你结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玛丽娅？”他说得半似美国音半似俄国音：“梅丽娅。”

“是她。”

“有孩子吗？”

“一个儿子。”

我们交换了角色：现在他反过来问我了。

“长大成人了？”他赶紧问道，仿佛这对他十分重要似的。

“二十八岁。都快老了。”

“也是记者？”

“不，上帝保佑。在飞机上干。民航局。”

当然，我本来可以告诉他，谢尔盖在伊尔—62飞机上当报务员，定期往返于莫斯科—纽约之间，可是……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缄默了。也许，那是因为我和布赖特不可能有推心置腹的谈话。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急切期待着和似乎是昔日的挚友重逢，可是一旦相见，此人却只是我们想象中的幻影……

现在，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在我看来，便是这样的一个幻影。我和波茨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然而从种种迹象上看，布赖特对它却非常淡漠……

“那么你自己呢，你自己过得怎么样？”布赖特急切地问，似乎不让我开口发问。不过，这大概只是我的一种感觉罢了。

“你对什么感兴趣？”说实在的，我没有和他仔细谈论自己经历的愿望。

“高升了吧？”布赖特急不可耐地问。“高不高？你不早就想当历史学家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可惜，没有当成。现在在《外交政策》杂志工作。你听说过这份杂志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布赖特承认说，“哪儿顾得上杂志，报纸还看不过来呢。”

“确实‘没有当成’呵，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感到惋惜。“从波茨坦回国以后，我似乎只有一个愿望：和玛丽娅耽在一起！后来生了谢尔盖。接着请我到《真理报》国际部工作。再后，又转去搞杂志。以特派记者身份常常去国外出差。报考研究生的事情就这样一年年地拖了下来。最后，却成了一名外事记者。”

然而，把这一切告诉布赖特毫无意思，何况他也未必感到兴趣。我和他来往总共就是在波茨坦的那两个星期，然而我们分手了已经整整三十年。不过，在柏林一波茨坦—巴贝尔斯贝格度过的十四天中，有那么两三天是不该忘记的。我也确实没有忘怀。但愿他不要以为我把旧事全都忘了。我们分手的时候相当友好，就象朋友一样。

“查理，重又看到你，真叫人高兴。”我说，免得他再来问长问短。

“我也很高兴，马依克尔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查理回答。

事后，每当我想起我们在赫尔辛基相逢的时刻，我总觉得查理说这话的口气非同一般，喑哑，沉思，也许还夹杂着悲伤。

可是，当时我丝毫没有在意。

“查理，”我乐不可支地说，“咱俩真是走运。”

“走运？”他诧异地反问了一句。我以为那可能是我英语用词不当的缘故。

“很有福气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我们可以再次亲眼看到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了。”

想必，我这句话听起来过于郑重其事，尤其对他这样在一家美国报社身居要职，拥有私人住宅和游泳池，很少想起波茨坦的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

不管怎样，布赖特没有作出反应。

“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在做什么？”我反问了一句。“在构思将从这里发稿的第一篇文章。”

“有眉目了？”

“说真的，没有。只有题目。”

“什么题目？”

“你不会剽窃吧？”

“尽管放心。你们的标题我们很少能用，正象标题下面登载的内容一样。”

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曾经使我们两个吵翻的那幅照片。不过，眼下没有必要旧事重提。

“我看我的题目你也同样能用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相信合理的看法。”

“也许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布赖特没有立即回答。“那么，你究竟给文章起了个什么题目？”

“《胜利》。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谁的胜利？又是你们的？”

不出所料！无怪我在构思这篇文章时给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。

“为什么只是我们的？”我不无愤慨地问。“是我们的，也是你们的，更是大家的！”

“也是‘他们’的？”

“你指‘冷战’分子。”

“‘冷战’……”布赖特痛楚地重复了一句。“曾经是客观存在，马依克尔！和任何战争一样，冷战也有伤亡，也有兵将。你就相信，他们走下战场，便都化成了骨灰？就象那个半是海盗的商人……”

我不胜惊奇地看了查理一眼。原先的布赖特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根本没有这样的水平。究竟是什么使他起了变化？是新闻学院？是刻苦自学？还是生活本身？

他的语气明显流露出对“冷战”的厌恶。这使我对布赖特产生了新的兴趣。

“‘冷战’必将结束，”我深信不疑地说。“因此咱们应当喝上一杯。”我决计不再考虑我那倒霉的预算了。“我房间里一无所有，不过，这家饭店想必设有酒吧间的。”

布赖特顿时活跃起来，他的眼睛闪出了那种为我熟悉的、青年人的光采。只是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查理所以喜出望外，不仅是因为可以喝上一杯，而且是因为我们转变了话题，我们可以不去触及那些尚未触及，然而又是必将触及的事情了。

“我来请客！”布赖特一面站起身来，一面用从前那种不容分说的口吻宣布。“到我那儿去！”

“你当然是在什么希尔顿大饭店里住罗？”我挖苦地问。

“在瓦宫饭店。几乎所有的美国记者都住那儿。天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芬兰语真是不可思议！不过，我不是请你上瓦宫，咱们去马尔斯基。”

“我刚才从那儿回来！办了登记手续。”

“可我是请你上新闻酒吧！应该为即将发生的这件大事庆祝一番？顺便说一句，芬兰人非常得意，因为这件大事发生在他们的首都。并且一般地说，所有的人都是兴高采烈，好象后天将会出现一个人间天堂。”

“没有地狱你就活不成了？”

“那为什么！总的看来，你这个伽利略^①的信徒赢了！”这话出自不敬上帝，不信魔鬼的查理之口，确实奇怪。

“有人来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马卡里奥斯^②。坐飞机来的。就象天使下凡，想第一个为这个人间天堂祝福。你准备好了？”他打断了自己的话。“咱们走吧！”

“我说查理，”我婉转地说，“咱们明天再去吧。现在我得考虑文章。”

“你已经考虑好了。《胜利》。就这样算啦！要上酒吧，可只有今天这个机会。明天包管够你忙的。再说，还有一个原因……”

“你指什么？”

“今天是几月份？”

① 伽利略(1564—1642)，意大利物理学家，天文学家。——译注

② 马卡里奥斯：当时塞浦路斯总统。——译注

“几月份？”我反问了一句。“当然是七月份。”

查理带着无声的责备看了我一眼。

“难道你全都忘了，马依克尔？”他忧伤地问。

只是后来我才弄明白他的意思。是啊，那时也是七月。那时他也是这样冒昧地闯进了伏尔夫的家里，也是这样不容分说地宣布，咱们将去“地下酒吧”……

是啊，那时如同现在一样，也是一个七月的夜晚。两个夜晚之间长达三十年的间隔仿佛并不存在……

如此说来，他什么也没有忘记！那他为什么对我说，他很少回想往事呢？

“我来是想和你一起庆祝这个日子。”布赖特没有看我，轻轻地说。

“‘地下酒吧’？”我问，声音抖了一下。

查理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走吧！”我坚决地说。

……我们走出了饭店。门口的汽车屈指可数，这与马尔斯基附近的状况完全不同。布赖特向其中的一辆走去——好象这是一辆旧车，瑞典的“沃尔沃”。

“你不是坐自己的汽车从美国来的吧？”我开了个玩笑。

“只要世界上还有‘赫兹’^①，那就没有这种必要，”布赖特说着为我打开了车门。“你也可以去租一辆这种车子。花几个钱就可以到手。”他的话里重又流露出吹嘘而自负的语气。

布赖特坐到方向盘后面，发动马达，飞也似地向前开去。

① 频率单位。此处指飞机。——译注

他开车的脾气还是和过去一样……

尽管时间不算太晚，然而城市已经沉入梦乡。行人寥寥无几。偶尔迎面驶来了汽车，其中大多插着外国的小旗。

“一座安静的城市。”我说。

“你等着看明天吧！”布赖特讪讪一笑。“单是记者就差不多来了一千五，还有三十五个代表团。这工作你倒干干看！”

“你要采访？”

“这是下等工作。会有人干的！”查理鄙夷不屑地回答。“不过，要是采访勃列日涅夫，那我可求之不得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”布赖特又是讪讪一笑。

“你把我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，查理。”我顺着他的语气回答说。“你想找勃列日涅夫问些什么？”

“只问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‘这事你们是怎么办成的，先生？’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‘你们凭什么能够召集这样一次世界性的盛会！’”

“你认为，这会是我们召集的？”

“噢，圣人雅可夫！”查理扭了扭肩膀，高声说道。“当然是你们共产党人罗，一句话，你们俄国人！不过，你们大概喜欢把自己叫做‘苏联’？可是要这么叫，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不习惯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当真相信这次会议是我们召集的？”我把自己的问题重复了一遍。

“你发火干吗？莫非我反对不成？是个好主意嘛！也许，